

大海，对每一个人都有一种神秘的吸引力。无论是从未见过大海的人，还是一生都离不开大海的人。

曾数次在大海上航行，在浩瀚无垠的蔚蓝之下，凝视那无边的大海，每一次凝视，都仿佛是在与宇宙进行一场静默的对话，让人心生敬畏，又满怀向往。大海，这自然界的巨匠，用它那深邃的蓝、澎湃的浪，绘就了一幅幅关于人生与航行的壮丽画卷。

相较于人类对它的索取和征服，大海给予我们宽广和包容，接纳了来自四面八方的河流与溪流，无论它们清澈还是浑浊，都一视同仁地融入自己的怀抱；它给予我们力量与生命，无论是潮汐的涨落、海浪的拍打，还是深海的暗流涌动，都展

现出强大的力量。有了它的映照，才有了“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！”响彻一个多世纪的呐喊。它是生命的摇篮，孕育了无数生物，从微小的浮游生物到庞大的鲸鱼，为它们提供了生存和繁衍的空间；它给予我们激情与梦想，那波涛汹涌、惊涛骇浪的激情，造就海明威笔下最富生命力的海，而它辽阔无垠、深邃莫测的神秘，激发着我们不断探索和发现未知的世界。

我们一直在航行，每个人都是自己生命之舟的舵手，在漫长的海上航行。在每一次的启航与到达中，去体验生命的光华和无限可能。

（周璐）

主 编：周璐 美 编：陈昌 版 式：邱晓 高 校：青子

不到南海，不知道最美有多美；不到南海，不知道自然有多神奇。

美丽的西沙，蓝色的世界。无数的岛屿礁滩，神秘的海洋生物。点点渔舟唱晚，排排海浪写谱，冲天的海鸟像高扬的指挥棒，点红了沸腾的火烧云，浪在礁上敲金鼓，海在扬波作和声。珊瑚在海的一角唱颂歌，红花照碧海，红云来遮盖，红焰出水来，红树春常在，美得忘了歌词。遥远的曾母暗沙在等待，等待深不可测的海底沉船，沉船上的千年谿光，用那坚存的碎心残骸，拍出雷鸣般的欢声……这些让我憧憬得有些残暑黄的画卷，终于有了泛青的机会。那个酷暑盛夏，我一头扎进了蓝色的白色的红色的海洋。

—

船从厦门鼓浪屿出发，沿中国南海九段线考察，走走停停，续航漂航，最远抵达祖国的最南端曾母暗沙，18天后回到三亚凤凰岛，一个桅杆如密林的港湾。

是的，祖国的南海是彩色的海洋。航行在东沙群岛、中沙群岛、南沙群岛、西沙群岛，如在画里走，我是画中人。每一方水域都有鲜亮的风光，每一处岛礁都有深沉的故事，碧波风情万种。东沙群岛离陆地最近，自古有“石星石塘”之称，是沿海先民最早抵达的南海岛礁，晋代人在这里“海中捕鱼，得珊瑚”；中沙群岛东南方向约200海里处，黄岩岛以奇特的造型，凸现在墨蓝的底色上，从雷达扫描的屏显示，恍若宇宙深处的某个星球；南沙群岛230多个岛屿、沙洲、暗沙、暗礁、暗滩，连线成片，如珠含玉露，叙述着南海的故事，故事里的章回，章回里成串的分解；共和国最年轻的三沙市，把首府设在美丽的西沙群岛，群岛中最美丽的永兴岛，它以最美的姿势，守护这一片最美的领土，一个描在蓝色画布上的城市。巡航一圈下来，只觉得南海诸岛的美丽，堪比马尔代夫群岛。

南海的美，散落在星罗棋布的岛礁沙洲之中；南海的奇，隐现在云舒云卷、波起波伏之间。

南海最美的是海水。伫立舷旁，低头看海，真切而生动。南海的水清澈纯净，透明度远远高于地球上其他海的水，目视能达三四十米深。宝石蓝、烟波蓝、孔雀蓝、天蓝、浅蓝、深蓝、墨蓝，让你惊叹蓝色原来有这么丰富，海水有这么纯粹，让你知道什么叫晶莹剔透，什么叫纤尘不染，什么叫空明澄碧，直想把心掏出来浣洗。无风的时候，微澜不兴，平畴千里，宁静而妥帖，像一只柔美的手抚慰你皱巴巴的心，把你安顿在柔顺平滑的巨幅丝绸缎面上，睡一场好觉。

整个航程中，我经历了三次台风的袭击。威力一旦发作，顿时风起云涌波高浪急，海天之间只写满一个字：浪。海水扑向船头，激起的白帘直挂船桅，一遍遍地冲刷船窗，一次次刷新你对“惊涛骇浪”“排山倒海”“一叶扁舟”“汪洋中的一条船”这些词句的记忆。极目海天，没有一处平静与安宁。人站立不稳，晕眩感随即而来，心房有怪兽在奔突，汗从皮肤的各个毛孔向外浸、渗、涌。晕船是海对人体平衡系统进行的破坏性试验，平衡性越好的人反应越强烈。所有的晕车药、晕车贴统统不管用。

船长趴在海图上向我讲解航线、方位，我心里突然涌出一种异样，急急地冲出驾驶室奔进房间，提桶就吐，早餐、午餐吐了个干净。只好睁眼躺在狭窄的床上，想找到某种平衡，但一切都是徒劳。感觉自己像一只趴在漂木上的蚂蚁，一会儿被送上波峰，一会儿被抛下谷底，随时有被甩进深渊的危险。在越来越没有规律的摇晃中，越来越找不到舒适的睡姿，斜直立、斜倒立，左侧翻、右滚翻，像在做总也落不到底的高台跳水。抬上来，抖三抖，沉下去，停三秒，只能靠数着节奏、感受韵律来压迫呕吐感。但这种呕吐感，大概是人体机能面对剧烈晃动时，最无法控制、无法掩饰的本能反应。刚喝下半杯水，瞬间又喷薄而出。被迫低头弯腰直脖，在虔诚与忏悔、屈服与无奈中，把一腔污秽吐得干干净净。忍无可忍，欲吐又止，吐而不尽，吐无可吐。一次搜房索肚的倾吐换来片刻舒坦，瞬间又酝酿起下一次倒海翻江的冲动；一阵剧烈的头疼，只能挣得略微短暂的宁静。疼痛是幸福，因为会有片刻的解痛；舒缓是恐惧，因为不知道下一秒有多痛。在等待每一次的呕吐中，我听到心空的秒针，在咔嚓咔嚓地，做着无力而钝滞的挪动。整个船舱，除了机器的声音，听不到人的动静。我知道，不少人都会晕船像我一样，在挣扎。船长推门进来，关切地问我，并叮嘱我固定好房间里所有的可移动物品，说船马上要在巨浪中做大角度的掉头，怕东西砸伤人。船果然颠簸得更厉害了，躺在船上似乎能直立起来。

一连20多次的呕吐，肚子空了，满嘴是胆汁的苦味，让你知道什么是生活的味道，满脑子却涌出奇奇怪怪的、拂之不去的，体验痛苦的美感，那感觉可欲却难得。夜不成寐，日不能寐，度日如年，度夜如年，度秒如年，让我对南海有了刻骨铭心的认识。大海不因人的可怜而消停，继续以规则或不规则的摇晃，剧烈或不太剧烈的抖动，疯狂地固执地，摧毁和解构着人体固有的信息序列，再以自然的密码予以重构，让你在无可奈何中选择适应。大海以这种挑战人体生理极限的残酷方式，让你见识什么叫自然的考验、风浪的洗礼，什么叫无可抗拒、无计可施、无可逃遁；让你深刻体会到南海的壮美、南海的力量。

雷达照样在转，船舵依旧端正，机舱内的轰鸣声仍然像欢歌。船长、政委们，大副、二副、三副们，轮机长、水手长、管事、机匠们，还在坚守岗位，尽管他们几乎都晕船，反应强烈。躺着就是工作，站着就是冲锋，年复一年，船长、水手们以血肉之躯筑成保卫中国海疆的一道钢铁长城。

那是整个南海最美的风景、最美的姿势。

二

风平浪静的时候，大海便显示出她的内在

一起看南海——写在7·11中国航海日

□刘汉俊



美——平。海平线是一切航船的方向，海平面是一切高度的起点。平展是海的外形轮廓，平静是海的本来面目，平凡是海的基本属性，平坦是海的永恒追求。对平的无限趋近，构成每一滴水，乃至整个海一生的任务。

水底是鱼的天堂，海水是鱼的天空。鱼是海中的鸟，鸟是带翅的鱼。南海有丰富的海洋生物种类与群落，仅曾母暗沙就有浮游植物150多种，浮游动物130多种，鱼类50多种。海参、鲍鱼、扇贝、鹦嘴鱼、梅鲷、刺尾鱼、红鱼、石斑、巴沙鱼、金枪鱼、鲈鱼、飞鱼、遮目鱼，游荡嬉戏其间，构成一个热闹绚丽的水下世界。船在无风的海面静静前行，偶尔惊起十字形飞鱼三两只，或一片一群，沿海面飞翔，如燕翩跹，像飞机掠过崇山峻岭，几米、十几米、几十米，有的飞过近200米。有海鸟在海空盘旋、追逐，冷不防一个猛子扎进浪里，像捉迷藏让你半天都找不出来。海鸟与飞鱼以南海为舞台，在天地之间试图做交换场地的嬉戏，看得你如醉如痴，艳羨三分，恨无双翅天地间。

凝视深蓝色的海水，忽然发现有亮点在水下疾行，约5米深处，一点，两点，无数点。上下窜动，徐疾不定，一点儿也不怕人。这头顶盏灯的是什么？水手长告诉我，是水母。海是自由的世界，一切物种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生存空间，自己的作息时间，自由生长的方式，不受侵扰。

突然间，有水手飞奔过来，喊我去看鱼。我拿起相机，冲到驾驶室右舷瞭望台，顺着二副的手指望去，前面一片200米见方的水域，像开了锅一样，无数的鱼儿在跳跃，俨然一个庞大的鱼群在集会。不时有三两处、七八处水波翻腾，有鱼跃出水面，想发言。水手感叹，这一网打下去，该有多少鱼啊！

但是，还有比这更壮观的场面。那天，右舷前方突然冒出一片数不清的海豚，黑色的脊背在午后的阳光下闪闪发光。船长说，数量应当在几百条左右。偌大的阵容，不时有三五条海豚跃出水面，翻滚表演高难动作，煞是壮观。令人称奇

里长江的对接号码，是惦念一代伟人的情感密码。一座城与一个人、一条江，一城的人与一项活动的关联度之高，大约不会有甚于此的。长江，流进了武汉人的血脉；喝过长江水的人，心里永远流淌着一条长江。游过长江的人，何惧什么风浪！

美不美，家乡水。作为江湖之人，水感已经很好了。作为千里之外、山野之中的一滴水珠、一条小溪，能滴滴汨汨急急缓缓地流进大江，随风作浪，追波逐流，很知足了。有家乡水的滋养，心波总在荡漾，乡愁不会枯竭。

后来遇到了大海。中国的南海，一下子激起了我对水的全部情愫。

南海的风南海的浪，南海的辽阔与雄壮，南海的日月星辰与朝霞暮霭，回放的前世今生，展示的美与力量，喻示的人生哲理，让我在美感中受冲击，在尴尬中得抚慰。痛苦的海上亲历，让我经受了生命的涅槃。感谢故乡的水，给我打底，给我力量。如果没有家乡水的滋养，畏水、晕水的心理会让我止步在海岸，只能欣赏赏海的风景，而不敢成为风景中的人、搏击风浪的水手。“上善若水”“水利万物”“致几于道”，老子说得真好。

以上，是我在写这篇文章时，回荡在心海的涛声。

边。船过仙娥礁，水面上见不着一点礁石，却远远望见礁盘激起一片片绵延的雪浪花。从雷达屏幕上看，一丝白色的细线，勾勒着一张仙子的脸，清秀、柔美的下颌，在深蓝的海色中作优雅的前颌。

感谢上苍，赐我中华如此瑰宝。

南海是中国的聚宝盆，位于祖国的南端。东北口经台湾海峡、巴士海峡、巴林塘海峡通太平洋，西南口经新加坡海峡、马六甲海峡连印度洋、大西洋，南海是海上丝绸之路主要航线的集中区。明显的海上交通优势、丰富的海洋生物和油气资源，引来觊觎蚕食和蛮横干预，原本平静的南海而今如热锅沸油。船过弹丸礁，这一方被誉为“鸟之天堂”、潜水胜地，形如弹丸的美丽岛礁，如今已落入他人囊中。船过景宏岛、费信岛、马欢岛，这几处以当年郑和下西洋时随员名字命名，长满茂密热带植物的美丽小岛，业已被人侵占。

风起天地，浪翻古今，南海诸岛形似足印，记载了中国先民的勤劳与勇敢，岛上的一陶一罐一币、一井一碑一石，无不留下南音粤语。我们不能忘记，史记·汉书中对南海的记述；不能忘记，晋代先人对南海岛礁的命名；不能忘记，宋元时期对“万里石塘”的美丽记述；不能忘记，大明王朝郑和七下西洋途经南海，足迹遍布南海诸岛，如今诸国国民还在立碑建庙纪念郑和。历史有据可考、有信可采。

我们不能失去记忆。美丽而富饶的南海，是中华的宝儿，我们不能放弃，不能丢失。

三

大自然的禀赋，成就南海之美。最壮观的景象，莫过于日出日落。

落日无影，红彤彤的云，涂染了天的赭色，羞掩了海的心思。天把种子藏进海的肚子，海就开始一夜的孕育。长大天大海都在等待，等待明晨，那喷薄而出的分晓。

天边红晕微泛，亮色初现，海水深黑如黛，像调好的一盆墨汁。天色几秒钟一变，突然冒出一线日牙，像一钩红线头扔在海之角。红线头慢慢绕成了红线团，渐渐滚动出来，势不可挡，一秒一景。彤云舒展，像扯来一块为新生儿抹亮身子的布，清亮、清新，充满朝气。有一线线、一团团红云来游，但很快被红日超越。旭日冉冉上升，顾不得看孕育、分娩了她一夜的海，顾不得红云姐妹的牵绊和依偎，顾不得还有远处的阴云仍未透亮，只管升腾，升腾……一瞬间，像一条火红的鲤鱼跃出水面，刹那间竟离海面一丈高了。没有云块压得住，没有霓裳红衣挽得住，被海水一洗，云衫一抹，竟辉煌得有些耀眼了。

一同看海的水手说，太阳完全出来了。果然，展眼正前方，被太阳照亮的天边云已是一层层、一片片的白色，如沐浴在草原晨光中的羊群。

环顾四周，今天的海无浪无涌，只有碎波万顷，柔水无边。每一缕轻扬的微波细浪，都被朝阳和裹着她的朝霞锦被勾勒出一条条闪亮的边，恍如镶金嵌玉。如果说，昨晚隆重告别、温婉相约的落日，是一位柔姿万种的少妇，那么此刻的朝阳，像一位清纯无邪的少女，无所忌惮地奔放而来，投向比海更辽阔的天。她把迸放的金边银线慷慨地撒向人间，毫不吝喜，落落大方。她只踩着碎步，履着柔波上升、上升、上升。此刻，我的心也被镀了一层金边。

与日出相比，日落的景致似乎更壮观、更震撼。

落日渐进海平面，西天积聚起大片的红云。无云处，天依然那么蓝、那么纯、那么高远。海色变得越来越深，向黑色渐变，为夜打好了底色。日头不那么刺眼了，收敛些许的余晖，点染了本是灰白的云。云也就有了些微醺，红遍了西海的天。不知何时，本无牵挂的夕阳忽地坠入了红云、紫云、灰云、黛云联袂铺成的厚厚的海绵垫，把海水都溅红了。展眼望去，海是彩色的水，在调色。

被云和海托住的残阳，反倒显得干干净净、利利落落的了。像一团火种，只顾下坠，云被点燃了，海水被煮沸。再往上看，天倒是被副蓝了些许，远处的云被漂白了几丝。趁你目光打野的工夫，半个身子已躲进海里的落日，扒开几缕云栅，给你一个闪亮的眨眼，像昨晚、前晚一样，道一声“See you”。等你再眨眼，努努嘴想说声“晚安”，却发现她已完全匿迹了。只有长片长片的红云，层层缕缕，从海平面铺到你的头顶。再眨眼，天全暗了。

那样的满天红霞，那样的铺锦盖缎，像礼仪一般隆重而神秘，令我心生庄严与敬畏。日落日出，天地轮回，自然之道，万物之常，人类无法抗拒、无法改变、无法超越，只能目瞪口呆。

经天行地一整天，只为了那壮丽的一刹那。黑海沉底一整夜，全为了解映长天的绽放，轰轰烈烈地来，轰轰烈烈地去，这是太阳的性格。

四

南海观云，亦是好景致。

南海是中国海区能见度最好的海，云则是最好的云，而且是低层云，就悬浮在你的头顶。

如果说日出日落，带给你的是激动、兴奋、期待，甚至是惆怅、眷恋，那么看海中之云、天上云，则有一种轻松舒畅与长空浩荡之感。你会觉得天很近，触手可及，有一种灵魂振翅高飞的欲望。在这场时序轮回中，云彩是固定的司仪，爱岗敬业的模范。他们总是早早来到现场，准备着隆重而庄严所需要的一切祭品、祭品、祭物，营造着一切神圣、神秘、神奇的氛围，连朝阳或者夕阳进场或者出场的红地毯，都铺好了。还有臃胖者、观众都斋戒了——那是他们自己，大大小小的，或团成卷，裹着霓裳云衫，姹紫嫣红的，浓墨重彩的，白里透红的，也有轻妆素颜、一色清纯的。等你把注意力从鲜红的太阳上移开，才发现漫天云霞

竟是刚刚登场的主角。这时你不得不感叹，人生角色不长有，人生风景时时变，这是自然铁律。

海上看落日，需要平视。一尊经天行地普照苍生的造物主，愿意放下身段让你平等相视，是一种伟大。看云，却是必须仰视的。当你目送壮丽壮丽的落日后，才发现，红霞还在，云阵依旧，她们一直铺到你的头顶、你的后脑勺。等你猛然转身，会发觉自己早已处在云的包围中，心如飞机，在云中翔。云是那么近，那么贴切，或舒或卷，就在你的额前，你随手扯下一把，既可以擦一把满脸的风尘，拭干一眼角的相思泪，也可以揉巴揉巴塞进你的心坎。海上早晚有些寒意，凉生思，暖生情，你得煮一锅海水，用云彩做味道，喝下去，温暖你餐风饮露、疲惫苍凉的心窝。

你这么想着，可云不这么想。

她依然静观，默视着你。浮生生根，长天无语，远远近近，大大小小，高高低低，稀稀密密，薄薄厚厚，她们既不簇拥你，也不离弃你，任你情生万种心，心有千千结，云依然布阵如棋，守望如初。以为可以亲抚，却发现她正眺远方，一朵朵独立的云柱，一尾一尾地悬挂在西天，像海市游弋的水母。以为淡然若游丝，却发现那正是你最妥帖、真切、生动的一缕。她就这么淡定从容，处变不惊，千年万年如此。以为云定气静，却发现密云阵脚已变，翻覆腾挪，吞吐呼应，时过景移，而这一切竟然发生在分秒之间、眼皮之下。

其实并非如此，是船在位移，心在位移。

吟赏不尽的烟霞，流注不够的云景，彤云满天霞光万道，乌龙翻浪流风起云涌，万马奔腾群羊牧天，闲云野游孤云静坐，它们的无边无际变幻无常，让你蘸尽南海的水也描摹不尽。

但是徐悲鸿可以。他把蓝天当纸，海水当墨，无须用笔，只抓起几团云彩随意挥洒，天空中就出现了他的《八骏图》，神来之笔奔放但不狂狷，精微而不琐屑。再向天边猛一抬臂，满天立即涌起奔马万千千蹄，咆哮嘶鸣如雷，怒卷的狂飙把个完整的晴天碧海踏了个粉碎，旌旗猎猎，惊尘翻卷，入诗成画。

黄宾虹可以。那样的构图，山峦叠翠，林木扶疏，水流潺潺，又有仙风道骨深居陋室人定；那样的着色，既有淡墨重彩，黑密浓厚，又有焦黑渴笔，纤毫若现，每一笔都是自然与贴切；那样的笔意，既取势雄浑而又苍，又自然墨象万万千，勾皴染点之间，虚实轻重繁简浓淡有致，向远处横亘一直绵延到天际。

吴冠中可以。他把张家界从仙境搬到了天界。站在舷旁看云，如倚立天阶看山，仿佛置身喀斯特地貌山形之间，岩层分明，沧桑斑驳，云山叠嶂，天外有天。又如火山突然间爆发，岩浆流了半个海。忽有大片云床铺开，倏地扫落出一扇冲积平原，坦白无奇，纯净无奇，有村庄坐落其间，田园风光盎然。远处有梅里玉龙珠峰并列耸立如军阵，那冰砌玉雕雪堆满地一片圣洁与庄严。转眼间，丹霞中耸起另一座冰峰，有金盔翼然其中，金碧辉煌，高洁神圣，整个云景像海市蜃楼，缥缈在海平面之上。

圣桑也可以。他把一曲《动物狂欢节》回放 在南海上空，搅得风云翻滚乱云飞渡。谁家的翻毛狗儿白的黑的没看住，全都蹦上了天。虎狼出洞，张牙舞爪，声势夸张，一脚踩翻一海云水，泼金流银，一泻千里。金鱼披头散发边幅不修，水母漂游随意张合有致。骆驼昂起干瘦的颈，竭力辨寻千里远方的月牙泉。神女轻摇细细的鞭，长裾飘舞抖落缠缚的牧羊曲。龙腾虎跃，狮蹯鬼脱，搅起周天雪；章鱼潜行，蜻蜓点水，不露半点痕。象象迁徙，笨象缓行，孤雁独鸣，各有各的意境。北极熊粗腿憨坐，一脸无辜，傻考拉两耳痴张，不知所向，还有直立的袋鼠挺着沉沉的大肚子，不知跳向何方。唐老鸭拉长扁长的嘴巴，耷老鼠拽大阔大的耳朵。群鸡相斗，疯獾撒泼一地飞毛；对虾互戏，轻描淡写无须深墨。天鹅凫水，倒影里清洗满湖的羽毛；野鸭无聊，拆了自己的 一双翅膀在晒。其实，狂欢节上的动物太多太多，就是把整个动物园搬来，把非洲大草原的动物都捉来，还比不上南海一只鸟的热闹。今天的圣桑，变幻神奇，拉出一支诙谐的旋律，洒满了南海的天，还邀请来徐悲鸿的马、齐白石的虾、李苦禅的鹰、黄永玉的火烈鸟。整个南海，就是他们的集体出演。

最后，他们把自己的作品一股脑儿交给铁匠史密斯，和他那永远通红的铁匠铺子。史密斯的铁锤是红色的集合，因为夕阳在每个黄昏把自己交给铁匠。老铁匠也不懂啥叫经典佳作，只夹了火球，点了火炉，把锤子蘸了海水，一钉一锤，叮叮哐哐，打造了一大堆红彤彤或长或短或方或圆的啥，半浸在海水里，直到炉火熄灭，余热消尽，细看却也是一幅传世之作呢。所有的浓云淡云，一律凝成墨汁般的海水，等待明天白云的漂洗。南海上的云，有最丰富的表情，可只是南海故事集上最生动的题词。翻开它，只能算掀开了美丽中国的一角。

再往里翻，却发现了一首长短句——

你那喧嚣中的一身娉婷，你那芳草里的一声绽放。你在海边晨曦里的一袭牵挂，你那最为生动的一撇细细的芽儿，和那一抹纤细的遮挡。常常的相思拧成，拧成一支长长的弦。驮去过一江重重的帆，一湖密密的臂，一河长长的怀。苦苦的相守，像不依不饶的风。酿成甜甜的酒，浇开你那一脸的灿烂，灿烂的笑，灿烂的哭，灿烂的春，灿烂的秋。像一只航船，无论怎样的刚强，只能在你的柔波里挣扎。无论怎样的强劲，只能在你的海声里解构。

仰望你朝阳般的眸子，我亢奋地，胸波如海；守着你 的满天星子，我疲惫地，随波逐流。你是一面海啊，爱是一面海，你的辽阔，你的深邃，你的巨澜，你的细浪。我愿做一介渔夫，摇一双烂桨，拍遍你的肌肤，或化作一尾游鱼，一直游在你的波心。

是我的心，流进了海里，化成了诗。

走，一起看南海，一个美得让你想落泪的故事